

元史

明 宋 濂 等 撰

元史

第 十 冊

卷一三一至卷一四七（傳）

中 華 書 局

元史卷一百三十一

列傳第十八

速哥

速哥，蒙古人。父忽魯忽兒，國王木華黎麾下卒也。後更隸塔海、帖哥軍。以善馳馬、有口辯、慎重不泄，令佩銀符，常居軍中，奏白機務，往返未嘗失期。太宗以爲才，賜名動哥居。詔：「動哥居奏事，朝至朝入奏，夕至夕入奏。」嘗出金盤龍袍及宮女賜之。憲宗時，以疾卒。

速哥亦以壯勇居軍中，歲甲寅，憲宗命從都元帥帖哥、火魯赤等入蜀。乙卯，萬戶劉七哥、阿刺魯阿力與宋兵戰巴州，失利，陷敵中。速哥馳入其軍，奪劉七哥等以歸。以功賜白金五十兩、馬二匹、紫羅圈甲一注。又從都元帥紐璘敗宋將劉整，破雲頂山城。紐璘受詔會涪州，至馬湖江，速哥以革爲舟，夜渡江，至大獲山行在所，陳道梗失期，帝慰遣之。未

幾復自涪州入奏事，遇宋軍於三曹山，速哥衆僅百餘，奮兵疾戰，敗之，奪其器械旗鼓以歸。己未，宋兵攻涪州浮橋，部將火尼赤戰陷，速哥破圍出之。又以白事諸王穆哥所，復敗宋軍於三曹山，還至石羊，與劉整遇，復擊敗之。

世祖卽位，賜白金、弓刀、鞍勒。中統二年，賜銀符，命隸紐璘軍。至元二年，四川行省遣速哥招收降民，得三千餘人。三年，從行院帖赤戰九頂山。四年，行省也速帶兒署爲本軍總管，從征瀘州，取瀘川。五年，立德州，以速哥爲達魯花赤，擢陝西五路四川行省左右司員外郎。從也速帶兒入朝，賞賚加厚。七年，從也速帶兒敗宋軍于馬湖江。用平章政事賽典赤薦，遷行尙書省員外郎。九年，建都蠻叛，詔諸王奧魯赤及也速帶兒討之。速哥將千人爲先鋒，破黎州水尾寨，攻連雲關，克之。軍至建都，戰於東山，斬其酋布庫，復與元帥八兒禿迎合刺軍于不魯思河，所過城邑皆下。十年，討碉樓諸蠻，襲破連環城，還敗宋軍于七盤山，辟新軍萬戶。

十一年，賜虎符，眞授管軍萬戶，領成都高哇哥等六翼及京兆新軍，教習水戰。也速帶兒進圍嘉定，速哥率舟師會平康城，修築懷遠等寨，守其要害。十二年，遣兵敗宋將咎萬壽於麻平。旣而行樞密副使忽敦等軍至，與也速帶兒會於紅崖，遣速哥守龍垣。城中大震，宋將陳都統、鮮于團練率舟師遁。速哥追擊，溺死者不可勝計，遂與中使沈答罕徇下流諸

城，紫雲、瀘、敘皆降。進圍重慶，速哥以所部兵鎮白水、馬湖江口。

十三年，帝遣脫朮、教化的持詔諭其守臣使降，不聽，乃分兵爲五道，水陸並進攻之。衆軍不利，唯速哥獲戰艦三百艘，俘其衆百三十人。涪州守將遣書納降，速哥率千人往察其情僞，速哥至涪州，果降，遂入其城。重慶守臣張萬率衆來襲，速哥一日夜出兵凡與十八戰，斬首三百餘級，萬敗走，未幾，萬復以積兵三千人來攻，又戰敗之。

十四年，行院辟爲鎮守萬戶、嘉定總管府達魯花赤。時瀘州復叛，速哥從大軍討平之。重慶受圍久，其守將趙安開門出降，制置使張珏遁，速哥追破之，虜百餘人及其舟二十餘艘，以功授成都水軍萬戶，尋改重慶夔府等路宣撫，招討兩司軍民達魯花赤。十六年，除四川南道宣慰使，依前成都水軍萬戶，鎮重慶、夔、施、黔、忠、萬、雲、涪、瀘等州。

十九年，亦奚不薛蠻叛，置順元等路軍民宣慰司，以速哥爲宣慰使，經理諸蠻。二十四年，遷河東陝西等路萬戶府達魯花赤，播州宣撫賽因不花等赴闕請留之。降八番金竹〔等〕百餘〔等〕寨，〔三〕得戶三萬四千，悉以其地爲郡縣，置順元路、金竹府、貴州以統之。東連九溪十八峒，南至交趾，西至雲南，咸受節制。

二十九年，入朝，加都元帥，改河東陝西等處萬戶府達魯花赤。三十一年，僉書四川行樞密院事，詔開土番道，土番叛，以兵圍茂州，速哥率師敗之。元貞元年，行院罷，速哥家

居數歲卒。

子壽不赤，襲河東陝西等處萬戶府達魯花赤。

囊加歹

囊加歹，乃蠻人。曾祖不蘭伯，仕其國，位羣臣之右。祖合折兒，管帳前軍，兼統國政，仕至太師。太祖平乃蠻，父麻察來歸。太宗命與察刺同總管蒙古、漢軍，由是從世祖伐宋，破阿里不哥於失門禿，從諸王哈必赤及闊闊歹平李壇，皆有功，賞賚甚厚，賜金符。後以子貴，贈太傅，追封梁國公，諡桓武。

囊加歹幼從麻察習戰陣，有謀略，佩金符，爲都元帥府經歷。從阿朮圍襄陽，襄陽降，以功授漢軍千戶。從丞相伯顏攻復州，與宋人戰，敗宋兵于風波湖。渡江後，伯顏南攻鄂州，阿朮北攻漢陽，分戰艦五十，囊加歹與張弘範等焚其蒙衝三千艘，兩城大恐，皆出降。伯顏軍次安慶。賈似道督師江上，遣宋京來請和。軍至池州，遣囊加歹偕宋京報似道。似道復遣阮思聰偕囊加歹至軍中，仍請議和。時暑雨方漲，世祖慮士卒不習水土，遣使令緩師。伯顏、阿朮與諸將議，乘勢徑前，遂進軍至丁家洲，似道師潰，大軍次建康。

帝聞囊加歹親與賈似道語，召赴闕，具陳其說，遣還諭旨於伯顏，以北邊未靖，勿輕入。

敵境，而大軍已入平江矣。宋使柳岳、夏士林、呂師孟、劉岳等踵至，皆命囊加歹同往報之。師逼臨安，復遣囊加歹入取降表，玉璽徵宋將相文武百官出迎王師。宋主乃遣賈餘慶等同囊加歹以降表，玉璽至皋亭山，伯顏遣囊加歹馳獻世祖。還傳密旨，遷宋君臣北上。賜金符，授懷遠大將軍，安撫司達魯花赤。與阿剌罕、董文炳等取台、溫、福州，尋領蒙古軍副都萬戶、江東道宣慰使，佩金虎符如故，擢江東道按察使，復爲本道宣慰使，領萬戶如故。

召爲都元帥，管領通事軍馬，東征日本，未至而還。詔以元管出役軍，與孛羅迷失兒見管軍合爲一翼，充萬戶，守建康。改賜三珠虎符，拜雲南行省參知政事，討金齒、緬國，得疾，召還京師。授南京等路宣慰使，改河南道宣慰使，特旨命襲父職爲蒙古軍都萬戶。

武宗在潛邸，囊加歹嘗從北征，與海都戰于帖堅古，明日又戰，海都圍之山上，囊加歹力戰決圍而出，與大軍會。武宗還師，囊加歹殿，海都遮道不得過，囊加歹選勇敢千人直前衝之，海都披靡，國兵乃由旭哥耳溫，稱海與晉王軍合。是役也，囊加歹戰爲多，以疾而歸。

成宗崩，昭（聖元獻）「獻元聖」太后與仁宗在懷州，「（三）太后召囊加歹，不憐吉歹，脫因不花、八思台等諭之曰：「今宮車晏駕，皇后欲立安西王，阿難答，爾等當毋忘世祖、裕宗在天之靈，盡力奉二皇子。」囊加歹頓首曰：「臣等雖碎身，不能仰報兩朝之恩，願效死力。」既至京師，仁宗遣囊加歹與八思台詣諸王禿剌議事宜。時內外洶洶，猶豫莫敢言，囊加歹獨贊禿

刺，定計先發。歸白仁宗，意猶遲疑，固問可否，對曰：「事貴速成，後將受制於人矣。」太后與仁宗意乃決。內難既平，仁宗監國，命同知樞密院事。武宗卽位，真拜同知樞密事，階資德大夫，賜以七寶束帶、鞍轡、衣甲、弓矢、黃金五十兩，以旌其定策之功。尋授蘄縣萬戶府達魯花赤，^{〔四〕}仍同知樞密院事。仁宗嘗語近臣曰：「今春之事，吾與太后疑不能主，賴囊加歹一語而定。吾聞周文王有姜太公，囊加歹亦予家姜太公也。」其見稱許如此。尋以老病乞骸骨，不允。仁宗卽位，以其家河南，特授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，佩金虎符，終其身。封浚都王。

子教化，山東河北蒙古軍副都萬戶，執禮和台，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。孫脫堅，山東河北軍大都督，世襲有位。

忙兀台

忙兀台，蒙古達達兒氏。祖塔思火兒赤，從太宗定中原有功，爲東平路達魯花赤，位在嚴實上。

忙兀台事世祖，爲博州路奧魯總管。至元七年，又爲監戰萬戶，佩金虎符。八年，改鄧州新軍蒙古萬戶，治水軍于萬山南岸。九月，以兵攻樊，拔古城，繼敗宋軍于安陽灘。轉戰

八十里，禽其將鄭高。十月，大軍攻樊，分軍爲五道，忙兀台當其一，率五翼軍以進，焚南岸舟，豎雲梯于北岸，登櫃子城，奪西南角入城，命部將據倉粟。功在諸將右，賞金百兩。襄陽降，同宋安撫呂文煥入覲，賜銀五十兩及翎根甲等物。

十一年，從丞相伯顏、平章阿朮南征，命與萬戶史格率麾下會鹽山嶺。遇宋兵，忙兀台突陣殺一人，諸軍繼進，與戰敗之。自郢州黃家原盪舟入湖，至沙洋堡，立砲座十有二，豎雲梯先登，焚其樓櫓，拔羊角壩，破沙洋堡，擒宋將四人。直抵新城，鏖戰自晨至晡，大敗之，宋復州守將翟貴以城降。將由漢口入江，至蔡店，聞宋兵屯漢口，乃率舟師經鬬龍口至沙步入江。遇宋兵三百餘艘分道來拒，進擊走之。次武磯堡，宋將夏貴堅守不下。十月乙卯，平章阿朮率萬戶晏徹兒、史格、賈文備同忙兀台四軍雪夜泝流西上，黎明至青山磯北岸，萬戶史格先渡，宋將程鵬飛拒敵，格被三創，喪卒二百人，諸將繼進，大戰中流，鵬飛被七創，敗走。舟泊中洲，宋兵阻水不得近，伯顏復遣萬戶張榮實等率舟來援。夏貴率麾下數千將奔，大軍乘之，大敗，走黃州，遂拔武磯堡，斬守將王達。阿朮既渡南岸，翼日丞相伯顏視師，則大江南北皆北軍旗幟，宋制置使朱禕孫遁還江陵。語在阿朮傳。己未，伯顏次鄂州，遣忙兀台諭宋守臣張晏然以城降，程鵬飛以本軍降，知漢陽軍王儀、知德安府來興國繼降，乃留軍鎮鄂、漢，率諸將水陸東下。

十二年正月，忙兀台諭蘄、黃、安慶、池州諸郡，皆下之。次丁家洲，宋賈似道、孫虎臣來拒，忙兀台擊之，奪虎臣所乘巨舟，與宋降將范文虎以兵五百，諭降和州及無爲、鎮巢二軍。九月，攻常州，拔其木城。宋降將趙潛叛於溧陽，伯顏命忙兀台擊之，戰於豐登莊，斬首五百餘級，擒其將三人，復招降湖州守將二人。十二月，行省第其功，承制授行兩浙大都督府事。

十四年，改閩廣大都督，行都元帥府事。時宋二王逃遁入海，忙兀台奉旨率諸軍，與江西右丞塔出會兵收之，次漳州，諭降宋守將何清。十五年，師還福州，拜參知政事，詔與唆都等行省于福，鎮撫瀕海八郡。十月，召赴闕，陞左丞。

十六年七月，沙縣盜起，詔忙兀台復行省事，討平之。初，忙兀台北還，左丞唆都行省福建。一日，帝命召唆都，李庭言：「若召唆都，則行省無人，宜令建康阿剌罕往。」帝曰：「何必阿剌罕，其命忙兀台卽往，候唆都還，則令移潭州可也。」未幾，中書言：「唆都在福建，麾下擾民，致南劍等路往往殺長吏叛。及忙兀台至，招來七十二寨，建寧、漳、汀稍獲安集，若移之他處，而唆都復往，恐重勞民。」有旨，忙兀台仍鎮閩。十八年，轉右丞。時宣慰使王剛中以土人饒貲，頗擅作威福，忙兀台慮其有變，奏移之他道。

二十一年，拜江淮行省平章政事。初，宋降將五虎陳義嘗助張弘範擒（史）「文」天祥，「吾」

助完者都討陳大舉，又資阿塔海征日本戰艦三千艘。福建省臣言其有反側意，請除之。帝使忙兀台察之。至是忙兀台携義入朝，保其無事，且乞寵以官爵，丞相伯顏亦以爲言，乃授義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，授明珠虎符，其從林雄等十人並上百戶。

二十二年，脫忽思、樂實傳旨中書省，令悉代江浙省臣。中書復奏，帝曰：「朕安得此言，傳者妄也。」如忙兀台之通曉政事，亦可代耶。」俄以言者召赴闕，封其家貲，遣使按驗無狀。未幾，拜銀青榮祿大夫、行省左丞相，還鎮江浙。時浙西大饑，乃弛河泊禁，發府庫官貨，低其直，買粟以賑之。浙東盜起，蠲田租，以紓民力。

二十三年，奏：「以販鬻私鹽者皆海島民，今征日本，可募爲水工。」從之，賜鈔五千貫。役既罷，請以戰艦付海漕。又言：「省治在杭州，其兩淮、江東財賦軍實，既南輸至杭，復自杭北輸京城，往返勞頓不便，請移省治于揚州。」復言：「淮東近地，宜置屯田，歲入糧以給軍，所餘餉京師。」帝悉從其言。

二十五年，詔江淮管內，並聽忙兀台節制。二十六年，朝廷以中原民轉徙江南，令有司遣還，忙兀台言其不可，遂止。閩、越盜起，詔與不魯迷失、海牙等合兵討之，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奏宜選將，帝曰：「忙兀台已往，無慮也。」未幾，悉平之。屢以病，上疏乞骸骨，乃召還。

二十七年，以江西平章奧魯赤不稱職，特命爲丞相，兼樞密院事，出鎮江西。謹約束，鋤強暴，尊卑殊服，軍民安業，威德並著，在官四十日卒。

忙兀台之在江浙專愎自用，又易置戍兵，平章不憐吉台言其變更伯顏、阿朮成法，帝每戒敕之。旣死，臺臣劾郎中張斯立罪狀，而忙兀台迫死劉宣及其屯田無成事，始聞于帝云。

子三人：帖木兒不花，孛蘭奚，襲萬戶，亦刺出，中書參知政事。

奧魯赤

奧魯赤，札刺台人。曾祖豁火察，驍果善騎射，太祖出征，每提精兵爲前驅。祖朔魯罕，有膽力，嘗被讒不許入見，一日俟駕出，趨前曰：「臣無罪。若有罪，速殺臣，臣將從先帝於地下，不然赦臣，願得自效。」帝笑而復用之。辛未，與金人戰于野狐嶺，中流矢，戰愈力，克之。旣還，拔矢，血出昏眩，帝親撫視，傳以藥，竟不起。帝悲悼曰：「朔魯罕，朕之一臂，今亡矣！」賜其家馬四百匹，錦綺萬段。父忒木台，從太宗征杭里部，俘部長以獻。復從征西夏有功，特命行省事，領兀魯、忙兀、亦怯烈、弘吉刺、札刺兒五部軍。平河南，以功賜戶二千。嘗駐兵太原、平陽、河南，土人德之，皆爲立祠。

奧魯赤，性樸魯，智勇過人，早事憲宗，帶御器械，特見親任。戊午，扈駕征蜀，攻釣魚山。至元五年，攻襄陽，授金符、蒙古軍萬戶。明年，賜虎符，襲父職，領蒙古軍四萬戶。十一年春，詔丞相伯顏大舉伐宋，以所部從，渡江圍鄂。宋兵固守，奧魯赤白丞相，可遣使諭降，乃遣許千戶同所獲宋將持金符抵其城東南門，懸金符以招之。其夜，守門將崔立啓門出，遂引立見丞相，復遣入城，諭守臣張晏然，明日晏然以城降。遷奧魯赤昭毅大將軍，諸郡望風而靡。分兵出獨松關，宋兵堅守，奧魯赤令將校益樹旗幟於山上，率精騎突之，守兵驚潰，棄關走，追逐百餘里，斬馘不可勝計。

十三年，宋主降，分計未下州郡，詔加鎮國上將軍、行中書省參知政事。未幾，以參知政事行湖北道宣慰使，兼領蒙古軍。時州郡初附，戍以重兵，民驚懼往往逃匿山澤間。奧魯赤止侵暴，恤單弱，號令嚴明，民悉復業。會詔所在括逃俘，有司拘男女千餘人，時軍士已還部，所括者無所歸，衆議悉以隸官。奧魯赤曰：「斯民不幸被兵，幸而骨肉完聚，復羈之，是重被兵也，不若籍之爲民。」衆從之。俄徵詣闕，賜賚優渥，及還，帝曰：「武昌襟帶江湖，實要害地。朕嘗用師于彼，故遣卿往治，爲朕耳目。」陞驃騎衛上將軍、中書左丞，行宣慰使。

十八年，詔移行省于鄂、宣慰司于潭。時湖南劇賊周龍、張虎聚黨行劫，隨宜招捕，梟

二賊首，餘悉縱遣。復召入見，拜行省右丞，改荆湖等處行樞密院副使。

二十三年春，拜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。夏四月，赴召上都，命佐鎮南王征交趾，帝慰諭之曰：「昔木華黎等戮力王室，榮名迄今不朽，卿能勉之，豈不並美于前人乎！」仍命其子脫桓不花襲萬戶。至交趾，啓王分軍爲三，因險制變，蠻不能支，竄匿海島，餘寇扼師歸路，奧魯赤轉戰以出。改江西行省平章政事。二十六年，以疾求退，不允。俄授同知湖廣等處行樞密院事。

成宗卽位，進光祿大夫、上柱國、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。大德元年春三月卒，年六十六。贈金紫光祿大夫、大司徒、上柱國，追封鄭國公，諡忠宣。

子拜住，明威將軍、蒙古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，脫桓不花，驃騎衛上將軍、行中書省左丞、蒙古軍都萬戶。

完者都

完者都，欽察人。父哈剌火者，從憲宗征討有功。完者都廣額豐頤，髯長過腹，爲人驍勇，而樂善好施，聽讀史書，聞忠良則喜，遇姦諛則怒。歲丙辰，以材武從軍。己未，從攻鄂州，先登，賞銀五十兩。

中統三年，從諸王合必赤討李壇于濟南，凡兩戰皆有功。至元元年，合必赤因樞密臣以其武勇聞，帝特賞賜之。四年十月，從萬戶木花里略地荆南，還至襄陽西安陽灘，遇宋軍，敗之。既而從丞相阿朮圍襄樊，水陸大戰者四，皆有功。嘗梯樊城，焚樓櫓，勇敢出諸軍右，幕府上其功。

十一年，授武略將軍，爲彰德南京新軍千戶。九月，從丞相伯顏南征。十一月，攻沙洋、新城。始授金符，領丞相帳前合必赤軍。十二月，統舟師由沙燕口渡江。十二年春，與宋將孫虎臣戰于丁家洲，大捷，進武義將軍。攻泰州，戰揚子橋，戰焦山，破常州。

十三年春，入臨安，下揚州，皆有功。江南平，入見，帝顧謂侍臣曰：「真壯士也。」因賜名拔都兒，授信武將軍、管軍總管、高郵軍達魯花赤，佩虎符。既而軍升爲路，遂進懷遠大將軍、高郵路總管府達魯花赤。

十六年，授昭勇大將軍，遷管軍萬戶。漳州陳吊眼聚黨數萬，劫掠汀、漳諸路，七年未平。十七年八月，樞密副使孛羅請命完者都往討，從之，加鎮國上將軍、福建等處征蠻都元帥，率兵五千以往。賜翎根甲，面慰遣之，且曰：「賊苟就擒，聽汝施行。」時黃華聚黨三萬人，擾建寧，號頭陀軍。完者都先引兵鼓行壓其境，軍聲大震，賊驚懼納款。完者都許以爲副元帥，凡征蠻之事，一以問之。且慮其姦詐莫測，因大獵以耀武，適有一鵬翔空，完者都

仰射之，應弦而落，遂大獵，所獲山積，華大悅服。乃聞于朝，請與之俱討賊，朝廷從之，制授華征蠻副元帥，與完者都同署。華遂爲前驅，至賊所，破其五寨。十九年三月，追陳吊眼至千壁嶺，擒之，斬首漳州市，餘黨悉平。軍還至揚州，奉旨，賞賜有差。至高郵，病。七月，入覲，帝嘉之，賜鈔及銀、金綺、鞍勒、弓矢，復授管軍萬戶、高郵路總管府達魯花赤。有虎爲害，完者都挾弓矢出郊，射殺之。

二十二年八月，^{〔七〕}以疾召入朝，帝屢遣中使存問，仍命良醫視之。疾平，帝大喜，賜醫者鈔萬貫，拜完者都驃騎上將軍、江浙行省左丞，兼管軍萬戶。初，浙西私鹽，吏莫能禁，完者都躬詣松江上海，收鹽徒五千，隸軍籍。九月，授中書左丞，行浙西道宣慰使。二十五年，遙授尙書省左丞。二十六年，^{〔八〕}陞資德大夫、江西等處行樞密院副使，兼廣東宣慰使。疾復作，召還。

成宗卽位，入見，賜玉帶，授榮祿大夫、江浙行省平章政事。大德二年十一月卒，^{〔九〕}年五十九。贈效忠宣力定遠功臣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太尉、上柱國，追封林國公，諡武宣。子十四人，皆仕，而帖木禿古思、別里怯都尤顯。孫二十四人，^{〔一〇〕}仕者亦多云。

伯帖木兒

伯帖木兒，欽察人也。至元中，充哈刺赤，入備宿衛，以忠謹，授武節將軍，僉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。二十四年，征叛王乃顏，隸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麾下，敗乃顏兵於忽爾阿刺河，追至海刺兒河，又敗之。乃顏黨金家奴、別不古率衆走山前，從大夫追戰于札刺馬禿河，殺其將二人，追至夢哥山，并擒金家奴。

二十五年，超授顯武將軍。冬，哈丹王叛，從諸王乃麻歹討之，至斡麻站、兀刺河等處，連敗其黨阿禿八刺哈赤軍，轉戰至帖麥哈必兒哈，又敗之。進至明安倫城，哈丹迎戰，敗走，追至忽蘭葉兒，又與阿禿一日三戰，手殺五人，擒裨將一人。至帖里揭，突擊哈丹，挺身陷陣，身中三十餘箭而還，大夫親視其創，而罪潰軍之不救者。車駕親征，駐驛兀魯灰河，伯帖木兒以兵從大夫至貴列兒河，哈丹拒王師，伯帖木兒首戰却之，獲其黨駙馬阿刺渾，帝悅，以所獲賊將兀忽兒妻賜之。至霸郎兒，與忽都禿兒干戰，殺其裨將五人，生擒曲兒先。九月，大夫令率師往納兀河東等處，招集逆黨乞答真一千戶、達達百姓及女直押兒撒等五百餘戶。

二十六年春正月，師還，復遣戍也真大王之境。五月，海都謀擾邊，有旨令伯帖木兒以其軍先來，行至怯呂連河，值拜要叛，伯帖木兒卽移兵致討，擒其黨伯顏以獻，帝深加獎諭，賜以所得伯顏女茶倫。是年冬，立東路蒙古軍上萬戶府，統欽察、乃蠻、捏古思、那亦勤等